

现代货币理论译丛
——
韦森主编

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

RETHINK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Keynes, Hayek, and the Wicksell Connection

Tyler Beck Goodspeed

[美] 泰勒·B. 古德斯皮德 著

李井奎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货币理论译丛

韦森 主编

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

RETHINK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Keynes, Hayek, and the Wicksell Connection

Tyler Beck Goodspeed

[美] 泰勒·B. 古德斯皮德 著

李井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美)泰勒·B.古德斯皮德
(Tyler Beck Goodspeed)著;李井奎译. —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7

(现代货币理论译丛)

ISBN 978-7-100-15444-4

I. ①重… II. ①泰… ②李… III. ①凯恩斯主义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041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丛书策划:谷 雨

责任编辑:谷 雨

装帧设计:胡 枫

现代货币理论译丛(韦森 主编)

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

[美]泰勒·B.古德斯皮德 著 李井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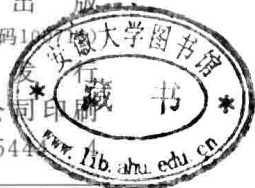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861)

商 务 印 书 馆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

ISBN 978-7-100-15444-4



2018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2.75

定价:68.00元

《现代货币理论译丛》总序

货币作为市场交易的一种媒介,是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和延存的一种必要且必需的制度构件。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要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和交换,政府要支付官员和军队的薪金,雇主要支付雇员工资,纳税人要向政府缴纳各种税金,人们要进行投资,乃至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货币。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交往和信息沟通,乃至各种宗教崇拜和党团社区活动,背后往往都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货币交易来进行,实际上,现代社会中人们须臾不能离开货币。如果把现代市场经济看成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那么,货币就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央行、各类银行和金融系统就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没有货币,经济不能运作,国家不能存在,人们几乎不能生存、生活、交往和沟通。货币和货币系统出了任何问题,都会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影响个人财富和福祉的增减。

尽管货币和货币制度是现代人类经济社会运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构件,但是数千年来,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货币是如何产生的,货币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什么,货币本身到底是不是一种财富等等,却是经济学、哲学家乃至一些社会思想家永远争论不清,且似乎是永无定论的一些问题。目前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尽管有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和货币这些名词及其理论解释,但由于经济学家们还隐舍地假定所有货币都是中央银行外生地增发出来的,然后在规范的理论形式上讨论企业的生产行为,个人的消费行为,以及一国的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主干理论中并没有真正的货币理论。只是在少

数经济学家的论述中,货币理论才成为他们个人一些著作中理论分析的主题。尽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进入了电子记账货币时代,但是,通观现有的许多货币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数一开始还是把货币定义为具有三大职能或四大职能(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价值储藏)的一种特殊商品或物品。至于货币到底是如何创生出来的,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货币增发渠道和 M0、M1 和 M2 创生机制等等,及其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些还只是少数专业货币经济学家和投行经济学家所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世界各国大学里教授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都存在一个“货币理论的缺环”。除了一些教授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的专业教师或学生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经济学教师和经济学专业的学子,实际上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大都是一知半解,尽管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和市场竞争理论,学过宏观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普通人至今还仍然只相信现代社会的货币都是由央行发出来的;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就会通货膨胀;减少基础货币投放或收回基础货币,就会通货紧缩。这种状况,使得整个理论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脱离现实、脱离各国经济运行的公理化的理论体系,距离理解现代各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尚有很大的距离。

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大学经管专业经济学教育中的这些“缺环”,也与货币本身的神秘和难以理解,以及货币理论的深奥难懂有关。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威廉·E. 格莱斯顿(W.E. Gladstone)男爵曾说过:“因专研货币的本质而受愚弄的

人,甚至比受爱情所愚弄的人还多。”这实际上道出了一个事实:货币和货币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复杂和最难懂的一个部分。然而,只有真正理解了货币理论,才能说真正理解了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在与货币相关的经济学原理的认识和理解上的诸多争论,乃至货币理论的尚无定论,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永无穷尽的发展。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教师、学生、专业研究人员乃至一些经济学家,一旦真正进入货币理论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尚无定论。尽管如此,不认真研究和真正理解货币和货币理论,就很难说真正理解了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策划了这套“现代货币理论译丛”。希望通过译介一些近代和当代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上有关货币理论的一些名著,让更多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的学者和学生更多地关注、研究和思考货币经济学问题,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进步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中国经济学人的贡献。

韦 森

2017年3月28日谨识于复旦大学

献给梅多夫(Medoff)教授

目 录

- 1 / 导论 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
- 16 / 第一章 维克塞尔联系
- 18 / 第一节 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
- 23 / 第二节 维克塞尔的资本理论
- 28 / 第三节 维克塞尔联系
- 38 / 第二章 《货币论》和《物价与生产》
- 39 / 第一节 《货币论》
- 48 / 第二节 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
- 54 / 第三节 维克塞尔联系
- 63 / 第三章 斯拉法联系
- 64 / 第一节 哈耶克论凯恩斯
- 66 / 第二节 凯恩斯论哈耶克
- 68 / 第三节 斯拉法论哈耶克
- 81 / 第四章 凯恩斯的《通论》
- 83 / 第一节 自有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
- 88 / 第二节 流动性偏好
- 92 / 第三节 累积过程
- 110 / 第五章 哈耶克的《资本纯理论》
- 111 / 第一节 产量增长率
- 113 / 第二节 投资的边际产品价值
- 126 / 第三节 累积过程

147 / 第六章 凯恩斯、哈耶克与维克塞尔联系

161 / 致谢

163 / 参考文献

176 / 索引

186 / 译者跋

导论 重新思考凯恩斯革命

在反思凯恩斯革命时，作为这场革命的一员主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曾这样评论道：“如果要撰写 20 世纪 30 年代最完美的经济分析史的话，那场大戏(那可真是一场大戏)中的一个要角，非哈耶克教授莫属。”尽管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经济学著作“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几乎都不为所知”，希克斯评论道，但是，“曾经有一段时期，哈耶克的新理论是凯恩斯的新理论的主要对手。到底谁才是对的，凯恩斯还是哈耶克？”^[1]

中断数十年后，希克斯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家中间再度流行起来。在 2008 年之前的十年中，围绕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一类的经济模型所达成的学界共识，已经逐渐遭到破坏。实际上，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 2008 年 8 月份曾宣称，“宏观经济学状态甚佳”，而且“有关经济波动和方法论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的局面已经出现”——至迟在 2009 年 1 月的《美国经济学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的宏观经济专栏里，这种观点还得到了由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所撰的题为“宏观经济学中的融合：新综合派的基本要义”(Convergence in Macroeconomics: Elements of the New Synthesis)

1

2

一文的回应,如今想来,这的确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这种观点,似乎随即被一种危机意识所取代;这样一种令人倍感尴尬的不谐之音,自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68年宣布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已经不复存在之后,甚至可能自凯恩斯和哈耶克在1932年以《经济学刊》(*Economic Journal*)为战场进行争辩以来,在经济学职业圈子里尚属仅见。因此,当对市场经济运行持不同观点的倡导者们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时,凯恩斯和哈耶克便时不时地被拉出来做挡箭牌。甚至曾有一段充满喜感的名为“凯恩斯 vs. 哈耶克”的 YouTube 说唱音乐,在2010~2011年间被广泛热传,还出了一个续集。

不过,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凯恩斯还是哈耶克”反映的只是一个错误问题的不同侧面而已;尽管仍然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但最终出现的共识还是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这一共识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哈耶克主义”,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瓦尔拉斯主义”(Walrasian)。此外,与一般的流行看法相反的是,凯恩斯和哈耶克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竞争对手,他们二人不仅共享着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的理论基础,而且彼此之间所持有的更深一层的理论上的相似性,也非当代宏观经济学所能比拟。

我认为,这种相似性的根源,乃在于“维克塞尔联系”(Wicksell connection)。事实上,这种联系从凯恩斯和哈耶克那里开始就不复存在了。正如下面这张关于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家族谱系树形图所示(图0.1),自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货币理论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开始,到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新古典学派”,包括真实周期理论学者和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在内,宏观经济思想的所有主流学派,无一例外都秉持着瓦尔拉斯主义的方法。^[2]二战之后的众多凯恩斯主义学派,星星点点,四处

漂浮，不成体系。现如今，我们全都成了瓦尔拉斯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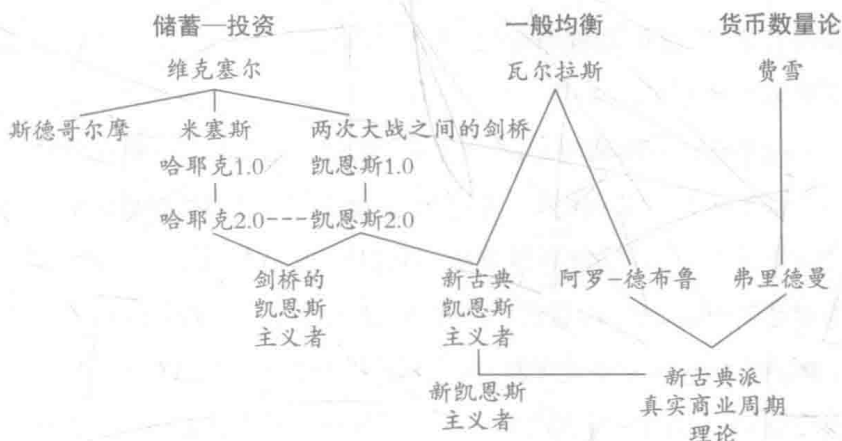


图 0.1 “家谱树”

关于“维克塞尔联系”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那些“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先驱们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莱荣霍夫德尤其突出了凯恩斯与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之间所具有的亲缘关系，把凯恩斯与欧文·费雪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这一派理论路径区分开来；而这种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是由 19 世纪后半叶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所创立的。货币数量论和瓦尔拉斯主义的传统认为，利息率总是可以，而且是完美地在调节着储蓄和投资。在瓦尔拉斯主义传统下，利息率还可以转换为不过是一个同时决定的跨期价格比率的集合。而维克塞尔主义的方法与此不同，它把利息率作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将跨期协调的问题推到了前台和中心舞台上来。

本书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二人不仅都秉持着维克塞尔主义的

方法,而且他们在各自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的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存在的根本的一致性,也是拜这一“维克塞尔联系”所赐。总而言之,凯恩斯和哈耶克与他们一直以来“被制造”出来的理论对手形象并不相符。

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架起桥梁的这个“维克塞尔联系”,是由三个基本主题构成的,这三个主题彼此之间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主题是:货币很重要。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绝对是不足道哉。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形容它是实际分析和货币分析之间的分野。前者认为,货币问题可以与纯物物交换系统中的均衡决定分开来进行分析,而不需要改变之前在严格的实物分析阶段上所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径直在后面的分析中再引入货币;而后者则坚持认为,我们的分析必须从所谓的“第一层”开始就引入货币。^[3]在评价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颇为沮丧地总结道:货币不但在任何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都只具有着“可有可无的属性”,而且“关于‘货币’经济的一般均衡,我们所能言说的内容,与非货币经济的一般均衡并无差别”。^[4]哈恩指出,瓦尔拉斯主义经济学这一派的所有方法,相应地都是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地隶属于实际分析的阵营;货币是,而且也只能是“可有可无的”。^[5]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维克塞尔联系”的核心是在实际分析与货币分析之间的整合。正如哈耶克在其《物价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 1931)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货币理论的任务……完全是要再一次处理由物物交换的消费下纯理论所处理过的整个领域,并且要研究引入间接交换之后,纯理论的结论中必然会发生哪些变化。”^[6]他认为,这是因为在货币经济和一般均衡中假设的纯物物交换经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7]甚至在他的《资本纯

理论》(*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一书中——所谓的“纯”明确而又严格地意指分析的实物性质——哈耶克敏锐地提到,这项工作用意所在,不过是为将货币整合到关于资本积累的动态理论中去这一更大的任务做准备而已。凯恩斯在构思《通论》过程中,虽然其思想还不是那么成熟,同样宣称他要把分析从实物层面转移到货币分析上来。他这样写道,他的理论与“实物交换经济”理论截然不同,在“实物交换经济”中,货币虽然存在,但却只是起到“实物商品和实际资产交易间的中性联接作用”而已,而他的理论处理的则是“货币会影响动机和决策的经济,总而言之,在这种经济中,货币是关键的运行要素之一,以至于如果没有对货币在一段时期的前后两种状态下表现的认识,那么,无论这个时期是长是短,我们都不可能对事物发生的过程做出任何的预测”。他宣称,这才应该是“在我们谈到货币经济时心中的宗旨所在”。^[8]因此,新瓦尔拉斯主义理论家对于凯恩斯和哈耶克为经济理论所赋予的这个任务,可谓是从不问津。

事实上,货币中性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甚至新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短期之外的货币中性问题也是无意去做任何辩护的。古典二分法将绝对价格水平与纯物物交换的完美运行体系区分开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然而,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对于没有货币就无法发挥其功能的现实经济体而言,把货币分析加入进来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这样的观点在事实上是否正确呢?换言之,那种认为在假想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实现的均衡——虽然这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与货币经济中实现的均衡是一回事的看法,是否有其意义呢?^[9]作为一名货币理论家,维克塞尔尤其关心的是“在一种商品对于另一种商品的最终交换当中置入中间联接——这种中间联接是由针对商品的货币需求,以及针对货币的商

品供给所形成的——此时首先会发生什么？”^[10]就是这种貌似再明显不过的认识,引出了伯替·俄林(Bertil Ohlin)所谓的维克塞尔“最富成果的创新”。这就是,一旦认识到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是由于总需求相对于供给增加造成的,而利率既承担着规制对货币的超额需求的任务,又在储蓄和投资的分别决策之间起到媒介作用; 6 维克塞尔就发现,将供给和需求分成两个范畴是有其价值的:首先是消费品的供给和资本的供给;其次是用于花费的收入和用于储蓄的收入。^[11]

所以,在维克塞尔的体系里,产出波动源自于利率无法在有的时候都能成功地调节储蓄和投资。通过把信贷市场加诸实际资本市场之上,然后再把金融中介置于储蓄和投资这两个分别进行的决策中间,维克塞尔实际上是放大了他所谓“自然”利率和“货币”或“银行”利率之间的联接。那么,正是在假设的物质资本实际回报率和通行的信贷市场价格这两者之间潜在的差异,使得储蓄和投资无法取得一致,因之就触发了从均衡之初就不断累加的偏离。因此,货币远不只是可有可无的计价物或者交易约束,而是构成了在跨期价格机制运行中——借用哈耶克的术语——一类“宽松的联接方式”,这与费雪主义和瓦尔拉斯主义的框架是不一样的。^[12]而且——这也是维克塞尔式的凯恩斯主义与晚期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货币冲击的传导首先是通过它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事前)缺口上的影响,而不是像货币主义者和新旧“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其对无法预期的通货膨胀之衍生影响而实现的。

因此,货币与维克塞尔联系的第二个要义密切相关,这个要义就是,跨期协调乃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凯恩斯曾强调指出,“货币的重要性,必然来自于它作为现在和未来之联接的这个功

能”。^[13]同样，哈耶克也注意到，“只要我们假设企业家可以提前就一切细节制定计划，根据他们对未来的某种预期，来力行他们的所有计划，那么，也就几乎不会有什么持有货币的需要。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货币之所以被持有，基本上乃是由于有关何时购买或者何时支付的决策被刻意地推迟所致”。^[14]因此，除非根据我们模型中的公式，从一开始就把使储蓄和投资计划不一致的利率从货币均衡的条件中排除出去，否则在非均衡的状态下，我们就不得不问，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把对于未来的不同预期和计划整合起来？换言之，如果我们把产出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定义为跨期均衡的一阶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将货币利息率与使消费和投资计划彼此并存的利率之间的不一致给否定掉。^[15]

因此，对于维克塞尔主义的方法来说，关键在于，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必然不会基于相互一致的预期而采取行动这一观念。的确，维克塞尔式的经济，为潜在的协调失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之所以会协调失败，乃是“时间与无知背后的隐秘力量”所致，这些隐秘的力量总是随时准备打破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一致性。^[16]然而，这类协调失败的情况，在不受时间影响的，或颇具有玄学性质的瓦尔拉斯主义模型中是万难产生的，它们隐含在“维克塞尔—凯恩斯—哈耶克”在1936年前后研究议题的内核之中。由于维克塞尔联系隐含在维克塞尔把供给和需求分析性地划分为消费品和资本品，把收入划分为用于储蓄和用于花费的两个部分里，这就相当于对货币数量论把一般价格水平的讨论从新古典价格和分配理论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货币和价格理论之间——剥离出来的行为进行谴责。他意识到，主要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尤其是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相对价格，构成了价格变化的特征。^[17]

这绝对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争端。维克塞尔—凯恩斯—哈耶克

这一派的故事主线是，如果储蓄超过投资，那么相对价格就是“错”的，这意味着，物价总水平中一部分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名义工资部分也是如此），这就能说明事实上所产生的跨期协调失败问题。如果存在着“不正确的”价格刚性——所谓不正确，是在与充分就业不一致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么，它会在金融资产市场而不是在商品或劳动市场中显现。^[18]换言之，如果实际利率无法协调储蓄和投资计划，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依靠灵活的工资和商品价格来达到目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方案是，提高资本品本期相对需求价格的利率，使其不会被庇古效应分解掉。

那么，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构成维克塞尔联系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上来。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问题，就像凯恩斯所说，打败“时间和无知背后的隐秘力量”，是与信息和知识在分散、取得与分布方面的问题密不可分的。因此，市场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对那些拥有着分立的，而且也常常是不一致的知识之各种各样的个体所持有的相机计划进行协调的，可能是维克塞尔联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在致力于摆脱瓦尔拉斯式拍卖人那看不见的手。在凯恩斯，是要证明个体经济活动的协调是如何陷入失败之境地的；在哈耶克，则是要探讨市场得以使其走向正确的那些条件。因此，他们二人的理论分析彼此之间并不是那么剑拔弩张、针锋相对，这与大家一贯形成的印象并不相同。

不管是这两种方向中的哪一种，以下这一结论总是很吸引人：凯恩斯和哈耶克基本上关注的都是关于刚性——通常所说的价格“黏性”——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假设价格黏性的方程非常有名，但却是错误的，对此我们不会感到很费解。^[19]但是，哈耶克也曾对后人将其理论最终概括为价格“滞后”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而颇感不快。希克斯曾认为，哈耶克实际上在讨论的乃是真实数